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二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二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是有德人丑全不知）當路於齊（是有勢可乘之國而兼逢今日之時丑全不知）管仲晏子之功（古今事功有什伯於管晏者丑竟不知）可復許乎（不勝鄭重）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先擱一筆以抑公孫丑浮氣）或問

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引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索性鄙薄之而不屑

不屑管仲則晏子不說。○鄙薄管晏何必定引聖門事蓋孟子平素是願學孔子人故處

處要占定自己身分。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霸顯字。即開口功字。彼處却不說明。至此始用重筆拈出。逼起下王齊句。正是霸字顯字王字。湊合一處彼此鬪色。曰以齊

王由反手也跌出王字。是一篇正文。下俱發揮所以然。所以然在德在勢

在時。而德不可獨恃。須是以德而乘

時勢。乃可看他下文布置輕重之妙。曰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德字隱隱影在孟子

身邊文王是賠從管晏撥來。。德字輕。勢字

時字重。故德字放在公孫丑口中。勢字時字。

（下文孟子特筆重點也。）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空中起波）曰文王何可當也（隨口一推下乃細疏）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于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暗藏不遇時意。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暗藏不得勢意。難字對上易字。以上特舉有德而無勢時者作托筆。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憑空出勢時字今時則易然也落醒。正應上易字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今日之勢可乘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今日之時可用兩段文理一串而筆意各別上段句句丟空而去下段筆筆斫地而來極陰陽翕闢之觀當於數虛字間得之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有時

勢而乘之以德行之必速。當今之時。時萬乘之國。勢行仁政。德。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王猶反手。不似文王之難。功字與章首功字應。惟此時為然。一段總收。然字一篇三見。彼此呼應。○孟子抱幼學壯行之願。客遊於齊內度之己外度之世原可立地致王。蓋不知幾經籌畫幾經撻算矣。無如當時之人。止知有霸。止知有顯。孟子縱有天大本領。誰信之而誰試之故此特地表出意中事業。而直抉其所以然有德而不徒恃德。有勢可乘。有時可用。原非謬為大言。其視管晏所為。高出不啻萬萬。萬萬故

開口。就性。將他。推倒。跌。起。自己。所謂。拔趙。幟。而樹。漢幟。者。此其一篇之作意。莫呆作問答看也。孟子一部書。大概都是這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承上章來。駁進一層。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不動心。含下知言養氣。願學孔子意。。此下可徑接知言養氣節矣。看他要請陪客。見其不動心。原非尋常可比。故下文急忙開障。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既請告子作階。可直接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節矣。看他又憑空先說不動心之道本來不同。而略分低昂其間所以爲已異告子開路。故下文又急忙開障。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影告子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影告子之所

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畧一鎖側注舍昔者曾子影自已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此處已透孔子消息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徃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又一鍘側注曾子。○虛寫至此已畢下乃寔就告子自已言其分際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遥接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暗說不知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暗說不養氣。此是寔寫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索性駁倒告子）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自己眞寔本領至此方纔說破）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
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說養氣畢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說知言畢。此下可直說願學孔子矣。却又懸空作兩層蕩漾。是其文瀾壯瀾處。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一層上比不足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

安曰姑舍是一層下此有餘曰伯夷伊尹何如上文謂既
聖則不居下於聖又非所安恰好夾起願學
孔子意孔子者古聖人也偏又從古聖人中
請來二客奉陪一主是何等排場孔
子上已繚繞而出之此下乃是正落曰不
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

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千里來龍到頭結穴至此意已盡矣文可止矣然所以必學孔子之意尚未發出故下文極力推贊以明其向往之故隱隱有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意且前半文勢寬綽後路徑止則嫌廹促而無餘氣再繞數層乃足以舒其局

乃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一段領下同異兩段

曰然則有同與有同意輕跌重異一邊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

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前一章是孟子自明其用世功業此章是進推其平昔本領乃所以能就功業的寔際也大意不過知言養氣願學孔子兩句看他不肯一直說下故作曲折故作盤旋東擺西脫然後跌出正旨正如山巒聳峙必有一峯獨秀之處然斷非平平大地峭壁孤立絕無丘壑也其來也綿綿邈邈其去也逶逶迤迤而且有護送有朝拱又復泉劃水界枝幹分明斯爲天地奇觀行文至此眞覺造化在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雙起以霸襯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添一証筆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申明上文引出服字以非心服形出心悦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又比擬一句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再引証一筆着眼思字○兩扇平對而文勢有詳畧主意有輕重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立案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入脉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一段引之於仁應上仁則榮句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一段直斥其不仁應上不仁則辱句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一句總結禍福本上榮辱字來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証福自已求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証禍自已求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五段俱就理說。下乃着人君身上而鞭策之。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上文一總推說。起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承任。下更王字。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結局。此亦極整之格。然排而不板。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大意已盡於此。以下逐句發明。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

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卽作見指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又反抉其必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卽心而指爲德之端預爲擴充字起本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不承端字徑出擴充字。却又激宕數語。以見決無不能擴充之理。全是空中作勢。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正落出擴充二字乃是以心行政之要着。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結穴應前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前後丙段。前段虛。後段寔。前段已括盡大意。但以心行政。要領全在擴充。尚未說出。故後半反

覆發明跌出此意乃見分曉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虛透起爲仁意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反接而入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發明孔子之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極言不仁之失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引之爲仁乃是正文仁者如射射者正巳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巳者反求諸巳而巳矣夬言爲仁之機由巳乃是下手工夫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引來二客其量猶小。大舜有大焉舜是主翁着眼大字善與人同舍巳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寔際。三句一串相

承善與人同句虛。舍己從人。正是寔寫善與人同。說來總是箇取於人以爲善。下何特推出樂字。正不必泥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又摟括一筆。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因取字推出與字。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贊歎而結之大字應上大字斷。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着眼其字。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進一步說。不止不事不友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反一筆。是其惡惡之心。恐其浼已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不便是惡人。）其冠不正（亦未便是惡。）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心如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既一懸空說。又指証說。伯夷之所由如此。）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君與官無可擇。）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不可貶。）遺佚而

不怨阨窮而不憫（怨憫無可施）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既述其行又述其言惟其行如彼故其言如此）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止援而止之而止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惟不以爲浼故止而不去柳下惠之所由如此）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斷定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所由何在其惟時中之聖乎）

第二篇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虛虛領起

注重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申解明白○以下單就人和言其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到此不問天時不問地利則其不如豈不誠信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段立通篇之案。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心事竟不得明。一段遮過。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丑責孟子不敬王意指辭疾也

只未說破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陳堯舜乃敬之大見敬原不在小廉曲謹是堉解辭疾之不爲不敬但丑不說破孟子亦不說破若不喻其意者然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丑至此始明說聞命不果之非禮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

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齒德兼隆不得以爵慢之已透起不可名之意矣五既明說孟子亦明說。齒德二字尤重德字德字包上仁義二字在內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出不召字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引古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不如古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結明不可召主意勘到自身辭疾之意至此始明。此章用逆推倒褪之法。王召孟子孟子辭疾不往。盖謂臣不可召耳。此是通章主意。而所以不可召者則以齒德兼隆也。齒德兼隆。則辭疾無嫌於不敬。看他一路由虛而實。

是極有布置文字。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互說注重此句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斷定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揷一句是有處辭曰餽贐予何爲不

受是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解一句予何爲不受是若於齊則未有亦有處處也既不遠行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括重之辭又無戒心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不受未嘗不是通章着眼處字受與不受之是全在有處無處上定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

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正責距心）（失伍情眞罪當）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竟不知罪）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逼一層罪無可逃）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知罪然而罪不盡在距心也）他日見於王曰王

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省筆。即以距心知罪諷齊王章法一串疊下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爲王誦距心原以爲罪在王也王安得不任罪王之罪已胎於上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句。通章以距心遞到齊王兩層一串以二罪字爲骨子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有言責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不得其言則去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是以蚳鼃律孟子。上蚳鼃下孟子恰好以齊人之言作巾細縮上落下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說得洒落自在只無官守言責便不與蚳鼃同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

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叙事立案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此等問法直是文章掀翻反之而偏說得平淡不着意而箇中緣由令人可想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

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只此四字說得親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兩層是一階上層承古者棺椁至達於庶人數句洗發。下層承盡於人心句寔勘。上說制既可爲。下說且於心克快

曲折沉摯。絕好文情。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儉字對他美字。結得妙。蓋不美則必儉也。

沈同以其私問書法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論燕

非勸齊。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

噲寔寫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妙喻。齊人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一句辨明）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事原有因不妨叙來）（辨箇盡情）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着眼此句）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又揷一喻極有意致）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不說齊非天吏却說以燕伐燕）

雋妙乃爾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俱討之矣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輕輕一拍眞善解懸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只兄弟二字出脫周公妙極彼非兄弟者何得輕以藉口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而爲之辭進一層責賈爲王文遞筆意爽快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客主已訣別矣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應酬時子因陳子

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一篇只此一句是正筆不可二字內有無限心事在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陡然申辨只從惡知字擬轉而來而所以不可之故却不說明是絕妙神理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引古斥欲富者古之為

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解龍斷更不找正意。蘇文忠云長於喻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又云兩段不相關續而宮商相宣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孟子非欲富齊王亦非以孟子爲欲富孟子亦非負[illegible]齊王之謂已欲富只孟子有央不可留齊者不便明說故郎其萬鍾之養謬其辭以折之耳深隱之衷微婉之思令人可想然既說非欲富則其爲行

道可知。而不可留齊。是因道不行。自在言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書法。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兩箇不平重。上層繆公無無人乎子思。意。謂。王。不。使。道。達。誠。意。正。指。留。

行者不奉王命下層無人乎繆公隱隱謂既要盡情何不先向王處爲我周旋而竟冒然而來下層乃是進一步語意各有指其實重在上層故下文單頂不及子思邊時解不得其說謂下層帶言士之所以自處直是牽强無謂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正煞長者絕子乎繳應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三層遞寫濡滯盍千里見王似非不明不遇故去已非干澤上兩層原是翻弄語彼已隨口開釋矣只三宿出晝其濡滯令人不解耳士則茲不悅茲字指濡滯說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先從見王二句畧作激宕已是極委婉之筆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正解濡滯妙用搭過之筆王庶幾改之何等懇切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耿耿在此

此數句是以爲速之心事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
浩然有歸志承反予句究言之與上曾作反正回環之筆予雖然
豈舍王哉又復急轉王由足用爲善尚虛王如用予
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乃是實際此數句又是
冀反予之心事用予原跟反予來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回應
作收括出望字無限依戀一段句句提句句轉句句頓句句折一往深情活現行間
蘇云懷形於詞意之表整而不整亂而不亂纏綿悱惻離騷似之予豈若是

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反掉一筆。卽指尹士一流人。用長句極有力。盖上面純是沉鬱頓挫之致。至此乃開喉放膽言之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遲遲其行。總是冀齊王用已。與之安天下耳。盖王誠足用爲善。故望其反。因望其改。因而三宿猶以爲速。尹士曰何濡滯。此其所以濡滯。而要實不覺其濡滯也。妙在層層推下。由虛入實。極低徊感歎之神。情生於文耶。文生於情耶。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輕輕分疏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援例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至末作一段讀此處有歇筆似沉吟意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無聊之極思切不可呆看正如人在不得意中自已覓解總是一片莫奈何神理硬分憂世樂天畫作兩截殊失語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正解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補漏

孟子文說卷二終